

论《死者》中嵌套故事的作用

申富英¹ 王依²

(1. 山东大学 外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 管理处, 北京 100032)

摘要:《死者》中马围绕比利王雕像转圈的嵌套文本凸显了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精神瘫痪本质是故步自封, 停滞不前, 其具象是以忙碌、虚华、浮夸为表象的闭环式重复, 其根源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错误的。这一嵌套文本不仅凸显了主人公精神之死的本质、具象和原因, 而且在象征层面补充说明了小说中常常被读者忽略的所有都柏林人精神之死的本质、具象和原因。它不仅引导读者将所有都柏林人个人的生活问题提升到爱尔兰人的集体精神之死的高度去认识, 而且也以其丰富厚重的主题内涵为整部小说集作结。

关键词:《死者》; 嵌套故事; 精神之死; 本质; 作用

中图分类号: I56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2-0046-11

《死者》(*The Dead*)是《都柏林人》(*Dubliners*)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既然题目是“死者”, 那么这篇小说的主题应该与死亡相关。但小说的主体部分似乎与死亡并无太大关系, 而且还与死亡相悖, 因为作者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一群都柏林人“生”的高潮——舞会的热闹情况, “死亡”主题直到最后几段才出现。小说的确在写“死亡”, 而且是为《都柏林人》作总结。以往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小说主人公加里布里埃尔身处爱尔兰文化“向东”“向西”纠结的精神困境(Ryan, 2014; Ingersoll, 2002; Walzl, 1966)、其妻子与往日情人的真实关系(Ryan, 2015)、迈克尔的幽灵和雪的意象对于死亡主题的凸显等方面, 鲜有学者关注小说中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对死亡主题的作用。《死者》结尾处的嵌套故事——莫肯的马围着比利王雕像转圈子的笑话, 不仅将“死亡”主题贯彻至小说始终, 赋予每个人物“生”的经历以精神死亡的本质, 而且彰显了这种“死亡”实质的具象和原因: 这种死亡不是表面的死气沉沉, 而是像那匹马那般忙忙碌碌; 但这种忙忙碌碌带来的不是积极的进展, 而是故步自封, 停滞不前, 正如那匹马一样, 永远绕着圈子跑; 更糟糕的是, 这种忙忙碌碌所围绕的生活中心, 是一个错误的中心, 是一种虚妄的目标, 就像那匹马围绕的不是他应该围绕的磨盘而是雕像, 而且有可能还爱上了雕像的坐骑一样。

1 《死者》中嵌套故事的情节设置

小说中关于帕特里克·莫肯的马的故事本来只是作为加布里埃尔讲的笑话出现的, 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笑话的大致情节是: 有一匹马名叫乔尼, 常年为帕特里克·莫肯拉磨。一天, 帕特里克·莫肯驾

收稿日期: 2022-12-06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研究”(18RWZD04)、山东大学“双一流”人才培养专项建设项目(BKSYL201701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申富英, 女,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王依, 女, 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硕士, 主要从事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 申富英, 王依. 论《死者》中嵌套故事的作用[J]. 外国语文, 2023(2): 46-56.

驶它外出,当看到比利王雕像时,乔尼突然围着这座雕像转了起来,“不知它是爱上了比利王的坐骑还是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磨坊,它竟开始围着雕像转起了圈子”,不管它的主人如何吆喝,它就是停不下来(243)。在小说开始时,帕特里克·莫肯和他的马早已经作古,但在格丽塔告诉了丈夫加布里埃尔关于自己已故情人迈克尔死亡的故事,加布里埃尔非常伤心,但他却在爱情和婚姻出现大变局的情况下,联想到了颇具喜剧意味的帕特里克·莫肯和他的马,而且还联想到他的姨妈也会去见她的兄长帕特里克·莫肯和他的马。在西方人的信仰里,人死了到阴间会见到自己的亲人,所以朱莉娅姨妈死后见到其兄长没有什么稀奇,但此处为何还要提及那匹马?

此处加布里埃尔的反常联想反转了这匹马在加布里埃尔笑话中的滑稽色彩,凸显这匹马严肃的象征或类比意义,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关注加布里埃尔爱情婚姻之死拉向关注加布里埃尔的精神之死,从关注加布里埃尔的个人精神之死拉向关注整个小说中所有人物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之死;同时,关于这匹马绕圈的嵌套文本的细节还提示读者,爱尔兰民众集体的精神之死的表现形式在表面上不见得是沉默或者静止,而是忙忙碌碌,热闹非凡,甚至是激昂振奋,但这种忙碌热闹的实质是故步自封,缺乏进展;这种精神之死的原因是目标或中心是错误的。

首先,这匹马的象征意义与死亡主题密切相关。其一,这匹马和他的主人已经作古,变成了死者。其二,他们作为死者,是即将要死去的人死后要团聚的对象,即加布里埃尔的姨妈死后会去与那匹马及其主人团聚。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当加布里埃尔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因为死者迈克尔的幽灵侵扰而在实质上已经死亡时,他联想到死亡,而且恰恰是这种联想,使他对他及其他人人生的死亡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其次,关于这匹马围着错误目标绕圈的情节揭示了小说中爱尔兰人精神之死的原因和实质。以往学者对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意象或嵌套文本偶有涉及,例如黛赫蒂(Doherty)认为,“那匹马继续绕着比利王的雕像转圈,机械地重复,它的作用就是充当压迫所有都柏林人的更宏大的‘瘫痪’的嵌套形象。这些都柏林人在屈从于压迫性的政治权力时,他们自己也被迫过一种千篇一律、碌碌无为的‘转圈’生活”(1992:39);比利格摩尔(Billigheimer)在研究《死者》中生者的精神之死时提及,“除了给《死者》加上心理瘫痪的意义外,马拉磨绕圈意指人习惯于生活的困苦,毫无进展,”(1988:474);沃兹尔(Walzl)在研究迈克尔之死和下雪的意象对于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的作用时也提及,“故步自封与加布里埃尔纠结的状态密切相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绘声绘色讲述的关于马在都柏林的周日绕着威廉姆斯王的雕像(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不停转圈的故事。虽然加布里埃尔没有意识到这点,但在象征层面他在不停地操演着他在都柏林原地打转的生活状态”(1966:22);威兰(Whelan)在探讨《死者》中的历史记忆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时也提到,“爱尔兰历史带给现实的是像磨盘转动一样赤裸裸的重复,即《死者》中帕特里克·莫肯的马绕着比利王的雕像无穷无尽地打转”(2002:65)。这些研究都提到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与加布里埃尔或其他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之间的关系,但都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并没有详细研究这个嵌套文本与精神死亡的本质、具象和原因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给这个嵌套文本在《死者》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分类。

这匹马活着的时候就过着实质上等同于死亡的日子,因为他认错工作目标,不是把车拉到目的地,也不是围着磨盘转圈,而是围绕着比利王的雕像,毫无意义或毫无价值地绕圈。不管主人如何斥骂阻挠,他依旧坚持围着那尊雕像绕圈,怎么也停不下来。这与《死者》中所有人物的生活实质如出一辙,因为《死者》中所有的人物的生活都有三特点:其一,他们似乎都忙忙碌碌,其生活或热闹非凡,或追求

高远,或看似心满意足,但这种忙碌行为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缺乏进展,都像那匹拉惯了磨的马一样,习惯性地绕圈,习惯成自然,故步自封,一直禁锢于自己早已经熟悉的生活状态;其二,他们故步自封、毫无进展的原因是目标的错误。这些人物有的崇洋媚外,认同英国殖民主义的思想,不爱自己的祖国却爱英国或其他国家;有的虚荣浮夸,以吹牛为乐;有的醉生梦死,忘却亡国之恨,却以妄议民族大业为荣;有的尊崇天主教,受天主教的钳制,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天主教“事业”;有的看似热爱祖国,反对崇洋媚外,却又思想狭隘,把身心奉献给崇尚空谈的民族主义事业上。这些行为就如那匹马将雕像的坐骑错认作恋爱对象,将雕像错认作绕圈的中心一样可悲又滑稽。其三,他们的精神之死的表象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死气沉沉,而是忙忙碌碌,虚华浮夸,一如那匹绕着雕像一刻不停地转圈的马。这个嵌套文本的作用不仅是凸显主人公的精神之死的本质、具象和原因,而且在象征层面补充说明了小说中常常被读者忽略的所有都柏林人精神之死的某些方面。它不仅将所有都柏林人个人的生活困境提升到都柏林人集体的精神之死的高度,而且也以其丰富厚重的内涵为整部小说集作结。

下文就以各类人物为例,分析马绕圈这个嵌套文本在《死者》乃至整部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作用。

2 《死者》中嵌套故事对主人公精神之死具象及本质的揭示

从表面看,小说中的死者只有一位,就是小说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丽塔青年时代的恋人迈克尔,他在格丽塔离开他不久即忧郁而死。加布里埃尔一直不知道他的存在,只是在晚会结束后夫妻回到宾馆,格丽塔对布里埃尔简单讲述了她与迈克尔的恋爱及分别的情景后,迈克尔的死亡才成为显性存在。但迈克尔的死亡使得加布里埃尔联想到作为群体的幽灵世界:

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那个居住着大量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他们扑朔迷离、忽隐忽现的存在,但却不能理解。他自己本身也在逐渐消失到一个灰色的无形世界:这个实在的世界本身,这些死者曾一度在这里养育生息的世界,正在渐渐消解和缩小。(262)

“他自己本身也在逐渐消失到一个灰色的无形世界”,说明加布里埃尔意识到他自己虽生犹死,正在变成活着的死人,即一个精神死亡的人。但从什么意义上他是一个精神死亡者?这还需要马绕圈那个嵌套文本予以呼应说明:他也是一个绕着错误目标日夜转圈的蠢马。

马围着雕像绕圈而行的嵌套文本对于加布里埃尔精神之死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即他的个人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活。首先,马围着雕像绕圈而行的嵌套文本凸显了加布里埃尔个人生活的精神之死的实质。从表面上看,加布里埃尔生活光鲜,具有令人羡慕的学历,有作为大学教师的工作,还是成功的撰稿人,但实质上,他的个人生活可谓是死水一潭,充满了死亡意味。从表面上看,他与妻子之间恩爱浪漫,他一直扮演着关爱妻子的好丈夫角色,也扮演着关爱孩子的慈父角色。但他家庭生活的浪漫色彩全是由他自己一厢情愿地包装而成的物质表象所构成,而且这种表象本身就是像马拉磨那样呆板、封闭、自以为是。他为了孩子的健康,强迫看到麦片粥就吐的女儿吃麦片粥,要求儿子晚上带绿眼罩,逼迫他练哑铃;为了妻子不得感冒,他要求妻子只要地上湿就必须穿上难看滑稽的套鞋。他的迂腐固执披着他所谓的浪漫和关爱外衣,变成了对孩子童真的束缚和痛苦,化身为妻子眼中的“麻烦”,甚至连传统固执的两位老处女姨妈,也认为他对妻儿的要求简直是“笑料”(208)。除了关心孩子的健康外,小说文本中没有任何关于他与孩子的心灵沟通的证据;除了他害怕妻子感冒外,文本中无任何关于他与妻子进行精神沟通的描写。他想象中温柔贤淑的妻子,在认识他之前就已经随着“初恋情人”

的死而死去;在他眼中牢不可破的爱情,也在他听到妻子与其“初恋情人”的关系时瞬间轰然崩塌。加布里埃尔的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等本质,总是被小说文本中关于他对妻子及孩子的关爱及对自己光鲜生活的洋洋自得所遮蔽,正是马围着雕像绕圈这一嵌套文本的二次出现才使读者猛然醒悟,加布里埃尔生活的本质原来就如马一样,虚妄地绕着圈子,原地奔跑,毫无变化,自欺欺人。

其次,加布里埃尔的几个卑劣特点也是在与围绕雕像转圈的马的隐性对比中愈加明朗的。在宾馆里,他表面上表现得似乎温柔体贴,嘘寒问暖,但其目的却是企图用温言细语来挑逗妻子的情欲,使得妻子进入与他过夫妻生活的状态:“像她现在这样就去和她做爱未免有些粗暴。不。他一定要先在她眼里看到同样的激情。”(254)“他渴望从内心里对她呼喊,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将她征服。”(255)更为可笑的是,他一点也不了解妻子的心理状态,竟荒唐地企图用他借给马林斯一镑硬币的事来勾起妻子的情欲。“他还了我借给他的一英镑硬币,其实我没指望他还,可惜他总不肯离开那个布朗,因为他不是个坏人,说实在的。”(254)

加布里埃尔此时的话语暴露了他三个方面的卑俗劣性:其一,用借给人一镑钱这样琐事企图打动妻子,这除了引起妻子的厌恶,任何好的作用也不会产生,这说明他本质上是像那个嵌套文本中的马一样愚蠢的。其二,能够在企图挑逗妻子情欲的情况下还能想到借给人一镑钱的人,而且在调情时还对那一镑钱是否归还念念不忘,其本质是像那头将雕像比利王骑的坐骑产生恋情的马一样充满淫欲,但又比那头马更利欲熏心。其三,用还不还一镑钱来判断人的正派与否,用肯不肯离开某个口碑不好的同伴来判断人是不是好人,其人应该是像那头连雕像坐骑还是真正的具有生命的马都分不清马一样浅薄,没有逻辑。所以说,加布里埃尔表面上与妻子相敬如宾,实质上早就貌合神离,其原因很可能是他虽是个知识分子,但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人性深刻的认知,以及因此造成的卑俗性格和与妻子进行起码精神交流的匮乏。

第三,马绕着雕像转圈的嵌套文本为加布里埃尔个人婚姻生活的停滞不前、毫无进展提供了生动的具象。加布里埃尔与妻子结婚多年,共同抚育子女,也没有什么大的感情冲突,按理说二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比青涩朦胧的甚至连初恋都算不上的感情更经得起考验。但在得知妻子格丽塔的“初恋情人”在与其告别不久就死去的真相后,他那自以为高雅浪漫的爱情便荡然无存:“一个男人因为她而死去,现在想到他这个丈夫在她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几乎不再感到痛苦。他注视着正在熟睡的她,仿佛他和她从来未像夫妻一样在一起生活过似的。”(260)与妻子那个因相思而逝的“初恋情人”的感情相比,他那自以为高贵纯洁的爱情变得似乎只是一场虚妄的梦。他渐渐意识到,妻子从未对他怀有过爱情,他也从未对妻子怀有过爱情。“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妻子,想到她多年来如何心里深锁着她的情人告诉她不想活下去时的眼神。[...]他从未觉得自己对任何女人有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样的一种感情一定是爱情。”(261)妻子那因相思而逝的“初恋情人”的不断侵扰的幽灵,足以折射出他所谓爱情婚姻的脆弱。他的爱情和婚姻,是始于他自己的幻想,终于他自己的幻灭,其爱情实质都是幻想,其爱情犹如马绕圈,围着一个想象的理想,原地打转,终无所获。

马绕着雕像转圈的嵌套文本也凸显了加布里埃尔社会生活的精神之死的本质。他在社会生活中似乎春风得意:在皇家大学获得学位,在大学任教,每周都为《每日快报》撰稿。但他却是一个没有民族之魂的“西不列颠人”,即土生土长但崇拜英国的爱尔兰人。作为爱尔兰知识分子,他是没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没有任何爱国思想,没有起码的民族立场,甚至鄙视自己的祖国。

马绕着雕像转圈的嵌套文本有助于挖掘加布里埃尔精神之死的根源。那匹蠢马之所以毫无意义

地转圈,根本原因是认错了目标,将雕像中的坐骑认作恋爱对象,或者将雕像认作磨盘。加布里埃尔之所以甘做西不列颠人,也是因为认错人生目标,把文学追求误认为人生追求,把文学评论的政治性错认作文学的无政治性。他对自己甘做英国殖民主义的文化同谋者的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高明地”以文学的非政治性为借口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护:

那样做绝不会使他成为一个西不列颠人。他收到的那些让他写评论的书,远比那张微不足道的支票让他动心。他喜欢抚摸新出版的书的封面,翻阅崭新的书页[……]他说文学是超越政治的。[……]他看不出写书评与政治有什么关系。(218)

他虽然披着不关心政治的外衣,但马绕着错误的中心绕圈的意象使得他背叛祖国文化的政治实质愈加凸显。虽然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不关心政治的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倾心于文学,但他所服务的《每日快报》是爱尔兰的宗主国英国的宣传口舌,他所评论的作家是英国作家,他所抚摸的新书是英国作家的作品。如果这些还说明不了其政治性,那么他对爱尔兰及爱尔兰语的取舍,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人。他喜欢外国,讨厌自己的祖国。他乐于去国外旅行,而且美其名曰是与那些国家的语言建立联系。当民族主义者爱佛丝小姐质问他为何不去看看自己的祖国、为何不去和自己的语言接触时,他强词夺理地回答:“爱尔兰语不是我的语言。”诚然,在英国长期殖民统治下,大多数爱尔兰人已经不会说爱尔兰语,但不承认自己的母语依然可以看出他对爱尔兰没有什么情感。当爱佛丝小姐质问他“你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究竟知道多少?”时,他恼羞成怒地说,“我讨厌自己的国家,讨厌它!”可见他已经完全蜕变为所谓的“西不列颠人”,完全丧失了对祖国爱尔兰民族的起码情感。马围着雕像绕圈的嵌套文本有助于读者透过他的所谓不关心政治、喜欢去外国旅游、与外国语言建立联系等看似知识分子学术偏好或个人喜好等表象,将注意力集中到他讨厌自己祖国的实质上来,即他民族之魂的缺失上来。

马围着雕像绕圈这一嵌套文本也有助于解释加布里埃尔的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在舞会上演讲时,他大力宣扬爱尔兰民族热情、好客、幽默、仁慈等特质,对爱佛丝的行为大加口诛笔伐:

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传统像这种热情好客的传统那样,给国家带来如此的荣耀,值得如此小心地维护。[……]在现代国家中,这是一个少有的优良传统,也许有人会说,对于我们,这毋宁说是一种弱点,而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即使如此,我也认为它是一种高贵的弱点,一种我相信会在我们中间长期发展下去的弱点。[……]我们的先辈把这种传统传给了我们,我们也必须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孙。(236-237)

马绕着错误目标雕像转圈的意象使得他口中的民族气质背后的政治目标得以凸显,令人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在祖国饱受英国殖民者蹂躏之际,他不仅不谈勇气、抵抗、气节等有益于民族独立大业的气质,而是大谈热情、好客、幽默、仁慈等消解抵抗的气质,其目的不是像《尤利西斯》中布鲁姆宣扬容纳、接受等文化杂糅特质,而是为自己充当英国宣传工具的吹鼓手寻找借口,并且借此打压以爱佛丝小姐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言行。他不仅将他的那些背弃民族的行为称之为好客、善良、热情等优秀品质的体现,而且鼓动身边饱受英国殖民之害的人继续发扬这种品质,尽管这种品质在新的时代早已经被认为是弱点;同时他将爱佛丝小姐污蔑为狭隘的代表和背弃热情好客和善良幽默传统的人。

不容忽视的是,加布里埃尔毕竟娶了来自爱尔兰西部的女人格丽塔,并自认为深爱她,而且他最后也被来自西部的早已经死去的西部情敌迈克尔在精神上击败。可以说,尽管他一心向东(英国、欧陆),但他毕竟是爱尔兰人,娶了西部女子,向西恐怕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关于他向东向西的纠结,英

格索尔(Ingersoll)认为,对于加布里埃尔而言,西部代表地方主义的爱尔兰文化,“东部在此语境下直接代表罗伯特·布朗宁的英国,加布里埃尔为布朗宁写诗歌评论,为自己赢得了‘西不列颠人’的名头”(2002:105)。而加在东部与西部两种文化中的他,既无法做出有效的选择,即给自己灵魂带来生机的文化选择,也无法调和两种文化,使之杂糅为新的文化,只能做出无奈而无结果的妥协。正如拜安(Byan)所言,“他最后向西的旅途可以说是某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或许这是对他一心想忘却的他妻子的出身背景的部分妥协”(2014:167)。这种在文化上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给他带来的后果只能像那匹围着雕像转圈的马,虽然忙忙碌碌,但却因为目标错误而徒做无用功。

总之,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不仅凸显出他婚姻生活的死亡本质,也凸显出他整个精神死亡的实质。他没有爱国之心,没有是非观念,又身处本土文化和英国及欧陆文化的纠葛之中,自视为已经超越了政治性的高雅知识分子,却又在文化上毫无建树。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意象使得他那以狭隘的、物质主义的、利己主义的、自以为是的的世界观构筑的文雅光鲜的虚假表象也随之轰然崩塌,也与他对自己躲在非政治性的文艺王国里的灵魂丑陋的顿悟形成呼应:“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滑稽人物,扮演一个为姨妈跑腿挣小钱的人,一个神经质的、自作多情的感伤主义者,一个对一群庸俗的人大肆演讲把自己小丑般的欲望理想化,一个他在镜子里瞥见的那种可怜而愚蠢的家伙。”(258)

3 《死者》中嵌套故事对爱尔兰群体精神之死的具象和本质凸显

《死者》中的小人物众多,包括舞会的举办者、醉鬼马林斯和布朗先生、吹嘘女婿的马林斯太太、民族主义者爱佛丝小姐等等。这些小人物要么看似仅仅为了推动情节而设置,要么看似为了烘托舞会热闹气氛而出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转瞬即逝,令读者感觉眼花缭乱。其身上是否具有主题表达功能,具有怎样的主题功能,一般读者很难解读得到。但马围着雕像绕圈这一嵌套文本的设置,将小人物与主要人物串联为一个意义表达链,使得小说人物聚合成表达爱尔兰民众精神集体死亡的有机体,使得读者顿悟到那些看似凌乱的小人物身上的主题表达功能。

首先,马绕着雕像转圈是舞会的举办者,即作为天主教徒生活的具象,凸显了教众们看似具有坚定信仰的生之世界的精神死亡实质。凯特小姐、朱莉娅小姐及其侄女玛丽小姐是占当时爱尔兰人口90%以上的、在本土社会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天主教教徒的缩影。凯特小姐与朱莉娅小姐为两姊妹,都是年事已高的老处女,一个头发花白,一个老得几乎走不了路;二人的侄女玛丽也是个老处女,将近40岁。三个老处女一起租住在阿舍尔岛一座老房子里,表面上生活舒适,雇有女仆,生活讲究:她们虽然生活简朴“但主张吃得要好,一切食品都是最好的,菱形骨牛排,三先令一磅的茶叶,上等的瓶装黑啤酒”(203)。三位老处女的生活除了讲究吃食外,还三十年来每年都坚持召开一次舞会。这些舞会对她们而言是她们生命中的“大事”,给其他人留下了“光彩壮观”的印象。但在正派讲究、光彩壮观的生活深处,是如马般毫无意义地绕着一个虚妄的中心转圈一般的信仰。两位老处女中一位将毕生献给了天主教,充当唱诗班成员,培养唱诗班成员,成了“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207)的老人;另一个天天身陷于赞美教皇和指责教皇的精神纠葛中,以被别人夸赞为好客善良为乐。两人都空虚寂寞难耐,固执呆板,故步自封,与外界严重脱节,又老爱大惊小怪,不容许别人顶嘴。玛丽年近四十仍然孤身一人,与两个行将就木的老处女姑妈住在一起。她虽然上过专科学校,有份教弹奏风琴的工作,但除了充当这三位老处女之家的顶梁柱之外,似乎别无所求,其空虚寂寞可想而知。

马绕着雕像转圈的嵌套文本还凸显了三位信仰天主教的老处女人生毫无意义、毫无进展的实质。

在看似她们人生巅峰的舞会上,她们看似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赢得一个好客的名声,展露了她们的音乐才华,但实质上,舞会给她们及其客人带来的只是虚华热闹而已,并且她们的好客施予错了对象。来参加舞会的人要么是醉生梦死的酒鬼和混混儿,要么是毫无思想或追求的知识分子,要么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要么是崇洋媚外的卑俗利己主义者,使得她们的好客失去了意义。更可悲的是,这些舞会只能更加凸显这样一个事实,她们的音乐天赋毫无价值,就像那头围着雕像绕圈的马一样,其辛苦都是注定付之东流的。她们的音乐才能被她们习以为常的天主教扼杀殆尽。朱莉娅姨妈的音乐天赋都浪费在唱诗班中,正如她妹妹所言:“她不肯听任何人的劝告,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在那个唱诗班里像奴隶似的辛劳”,但其最后结局却是“教皇从唱诗班里把一生在那里当奴隶的妇女们赶出来,让一群乳臭未干的小男孩骑在她们头上”(226)。玛丽的音乐才能被其浓重的天主教信仰剥夺了最为宝贵的激情和思想性,她弹奏的乐曲是学院派音乐,且没有一点主调旋律感,令所有听众感到索然无味,纷纷离场;她只得边弹奏边孤芳自赏,最后的听众只剩为她翻乐谱的凯特姨妈(215)。眼看着自己姐姐的音乐才华被天主教浪费,自己侄女的音乐能力被天主教扼杀,凯特姨妈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抱怨:“我想教皇这样做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但这是不公正的。”(226)但她又不得不马上向天主教妥协,开始赞颂天主教教皇:“我并不怀疑教皇是对的。我不过是个愚笨的老太太,没想到会做这样的事情。然而总还有日常的礼貌和感激这样的事吧。”(226-227)。即便这样抱怨两句也被周围人所压制,被周围的人借故岔开,直到她闭嘴为止(226-227)。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未来,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爱情,没有激情,才华被扼杀和浪费,这就是在舞会上被加布里埃尔赞为“都柏林音乐界的三女神”(238)的如马绕着错误的中心转圈的“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圆”的生活。

其次,马围着雕像绕圈这一嵌套文本的设置引导读者把看似战斗力十足的爱佛丝小姐也纳入精神死亡的范畴。在一般读者眼中,精神死亡者似乎不包括民族主义者爱佛丝小姐,因为她属于爱国者或者民族意识很强的一类人物。因为加布里埃尔为英国报纸《每日快讯》撰写文学评论,她就愤怒地称呼他“西不列颠人”;因为他去外国旅游,她就强烈建议他去爱尔兰西部看看;因为他告诉她他讨厌自己的祖国,她就再次骂他是“西不列颠人”。由此不难看出她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敏锐的民族意识。但如果结合马绕圈转这一意象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细节:这个人除了指责加布里埃尔外,什么也没有作,就像马转圈一样,最终回到原点——她选择离开舞会,而且还选择很礼貌地离开,告诉送她的人说她在舞会上过得很高兴。她既没有认识到加布里埃尔的问题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爱尔兰大多数人的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维护民族大业的事情,比如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加布里埃尔做演讲讽刺她时,她没有反驳他几句;即使她选择离开,也没有表明自己为何离开,更没有表达自己对舞会上众多的不知亡国之恨和崇洋媚外的人的愤怒。所以这个人物就如马绕圈一样,甚至还不如绕圈的马,因为她始于充满民族主义激愤地争辩,终于不宣扬任何民族思想地沉默礼貌离场,其结果就好像那个转圈的马,虽然努力一场,但毫无结果。可以说,她是毫无行动能力的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再次,马围着雕像绕圈这一嵌套文本的设置,有益于读者将注意力从关注各种笑点转移到关注其身上所传达的深刻的主题内涵。在《死者》中有两个似乎起到插科打诨作用的醉鬼,分别是马林斯和布朗先生。马林斯给人的印象是相貌臃肿粗俗,面色苍白,耳朵和鼻子浮现着酒精中毒引起的红色。他在小说中是舞会的主办者,即三位老处女一直担心的对象;在马林斯还未到舞会时,她们就开始担心他“会喝得醉醺醺的才来”(203);当得知他马上到来时,凯特姨妈特意嘱咐加布里埃尔:“要是他喝醉了别让他上楼,我肯定他喝醉了。”(210)当他到舞会时,凯特姨妈发现他带着“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

样子还“不怎么醉”(214),这足以令凯特姨妈长舒一口气。看来醉酒是他的常态,且其酗酒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于他的母亲在除夕夜让他发誓戒酒(214)。但其誓言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依旧整日醉醺醺的,没有一点要戒酒的样子,以至于人们把他这次“几乎没有一点醉态”(221)当作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的母亲。除了醉酒,他百无一用,无所事事,唯一能干的事就是讲些不尴不尬的笑话,令自己陶醉得不可自制,尖声大笑,或者对别人讲些夸大其词的奉承话。舞会上另一位酒鬼是布朗先生。他嗜酒如命,舞会开始不久就给自己斟了一大杯威士忌,还厚颜无耻地对女士们说,“这是医生的命令”(212)。当碰到酒鬼马林斯时,尽管凯特姨妈朝布朗先生示意不要勾着马林斯醉酒,布朗先生还是给自己又倒了满满一大杯威士忌。除了喝酒,布朗先生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勾引年轻女士和吃美食。所以在文本中,在整个舞会上他除了喝酒就是领着年轻女士进进出出,色眯眯地与她们交谈和吃喝。这两个醉鬼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类似小丑的形象,似乎其作用就是搞笑,给舞会增加油墨色彩和活跃气氛。但由于马围绕雕像转圈这一嵌入文本使得那个充满了死者亡灵的世界在生者的世界“扑朔迷离,忽隐忽现”,使得生者的灰色世界“渐渐消解和缩小”,也就是说,以马及其主人代表的死者世界不断凸显出生者世界的死亡色彩和本质,使得两个醉鬼身上的死亡主题得以彰显:作为深处英国殖民压迫的爱尔兰人,不知亡国之恨是造成灵魂死亡最悲哀的根源,而不知亡国之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醉生梦死,就是在亡国之时依旧喝酒唱歌和与女人打情骂俏。这两个醉鬼如绕圈做无用功的马,对民族大业的危害让人不禁联想起著名记者罗伯特·威尔逊的名言:“禁酒的爱尔兰乃是自由的爱尔兰。”(乔伊斯,《尤利西斯》556)

在小说中表面上起着小丑插科打诨作用的人物还有马林斯太太。这个老太太似乎特别虚荣,喜爱显摆,动不动就吹嘘“她女儿在格拉斯哥的漂亮的房子,以及她们在那里所有的朋友”(221),动不动就显摆“她的女婿每年都和家人到湖区去,他们还常常钓鱼。她的女婿是个钓鱼的好手。有一天他钓了一尾漂亮的大鱼,旅馆里的主人帮他们烹好当作晚餐。”(222)这些吹嘘及显摆似乎仅仅揭示了这个老太太的浅薄与虚荣,但结合马绕圈这一嵌套文本将所有生者都带上死亡的本质这一功能看来,这个浅薄的老太太身上依旧展现了作者对崇洋媚外、贪图享乐的亡国奴的批判。崇洋媚外也是不知亡国之恨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而且比不知亡国之恨更可恶。马林斯太太的女儿和女婿一家住在早已属于英国管辖的苏格兰地区的格拉斯哥,她本人也随女儿一家常年住在那里,一年才回爱尔兰一次。在她眼中,英国管辖的苏格兰一切都是好的:在舞会上她不停地炫耀女婿女儿在苏格兰度假的情况,“讲述苏格兰的风景名胜和旖旎风光”(222),那里的房子漂亮,人的品味高雅,友好热心,生活富足,似乎那里的人除了度假、钓鱼还是度假、钓鱼。当然,毋庸置疑,英国统治下的苏格兰湖区是英国人度假的天堂,旅馆老板对顾客也要友好热心一些。但这个老太太一把年纪,看不到苏格兰与爱尔兰一样,是英国殖民地,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做生意的热情只是千万种被剥夺和压迫的薄薄的遮羞布。而对祖国爱尔兰,她绝口不提,只是每年回来“访问”一次。可见其崇洋媚外、不知亡国之恨、精神死亡的心理状态。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对旅游之地的选择,更多的是一个人对某种文化的选择,而不是仅仅对风景或历史遗迹的选择。如果结合加布里埃尔的旅游地选择,这个问题就会更好理解了。根据英格索尔(Ingersoll)的研究,“至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爱尔兰的西部一直在文化层面被建构成是爱尔兰民族本土文化的‘余脉’和爱尔兰文化的‘心之所依之地’”(2002:106),而爱尔兰以东的地方则被建构为英国文化或欧陆文化的象征。“西不列颠人”加布里埃尔总是选择去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旅游,拒绝去爱尔兰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的爱尔兰西部旅行,尽管其妻子就出生在那里。究其原因,是因为如他

亲口承认的,“我讨厌我自己的国家,讨厌它!”很显然,他选择去法国、德国或比利时,不是像他自己借口说的是要与这些国家的语言去接触,而是要对这些国家的文化或民族进行认同和朝拜,就像他动不动就想引用莎士比亚或者华兹华斯的话语。同时,他认同英国的文化和民族,连英国报纸寄给他评论的书的味道都令他感到陶醉异常。如果我们记得那头绕着雕像转圈的马把所有的生者都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把加布里埃尔与爱佛丝小姐关于旅游的争论、加布里埃尔对其妻子关于去爱尔兰西部旅游提议的拒绝和马林斯太太对其客居之地格拉斯哥的称赞和关于其女婿去苏格兰湖区的炫耀放在一起解读,那么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些插曲相互说明、映衬,凸显的是人们对旅游之地选择背后的政治文化选择。

第四,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有助于发现一些常常被读者忽略的问题。格丽塔出生于高尔韦岛上,从小跟着外祖母长大,也深爱着爱尔兰西部的故乡,但在她长成大姑娘时,由于某种原因,要去都柏林某个修道院做修女。至于到底是何种原因,有研究者推测,可能是她与迈克尔的恋情已经超出了社会习俗所能够容忍的程度,比如怀孕后不得不遁入修道院产子,产子后不得继续在修道院忏悔赎罪(Ryan,2015:47)。如果这个原因站得住脚的话,爱尔兰天主教很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她是违反了天主教教规不得不去都柏林的修道院的。在离开高尔韦岛的前一天晚上,已经身染重病的迈克尔冒雨跟她道别,致使他一个星期后撒手人寰;格丽塔的心也几乎随迈克尔的死而死。后来她嫁给加布里埃尔,表面上夫唱妇随,夫妻和顺,且育有一儿一女,但她对丈夫似乎缺乏应有的激情。这点从加布里埃尔在舞会后对她的观察中可以推导出来,尽管加布里埃尔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点。加布里埃尔发现她在聆听《奥芙里姆的少女》时呈现出他从未看到过的美丽和魅力:“她神态显得优雅而神秘,仿佛她是某种东西的象征。”(245)“加布里埃尔发现她双颊泛红,眼睛闪闪发光。”(248)这首歌给她以久违了的青春之美,唤醒了她沉睡的爱情,当然当时加布里埃尔还未意识到,这青春和爱情都不是为他而复苏的。如果没有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的出现,或许我们能够理解格丽塔与迈克尔纯真的爱情和迈克尔死后她的精神之死,但很难将格丽塔的生活与故步自封,毫无进展联系起来。

如前文我们所言,文本中马绕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喻指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的生活状态,当然也包括格丽塔。她是向天主教禁忌妥协、无力追求真爱到心如死灰、走入没有爱情的婚姻,从一种形式的精神之死到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之死,像马绕圈一样,在精神追求和爱情追求上一个闭环的圆。她去修道院,自愿也罢,被迫也罢,总之抛弃了真爱和精神自由,去了死气沉沉的修道院;她嫁给加布里埃尔,给他生儿育女,维护着看似恩爱的夫妻生活,但却从未动过真情。这从加布里埃尔对他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在这场晚会之前,他从未见过如此饱含爱意、青春四射又兼具精神之美的妻子,误以为妻子这所有的情感是针对他这个作为丈夫的;但当他被告知那首带给妻子如此巨变的《奥芙里姆的少女》是妻子“初恋情人”常唱的歌,妻子的“初恋情人”因妻子的离开忧伤而死时,他才意识到他妻子对迈克尔怀有的“感情一定是爱情”,而他从未在他妻子身上得到过那样的感情。如果说格丽塔从未对加布里埃尔产生过爱情,那么她与加布里埃尔的婚姻就是精神死亡的坟墓。格丽塔看似从轰轰烈烈的爱情走向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但马绕圈而行这一嵌套文本则映射出了她从一种妥协到另一种妥协的毫无进展的精神世界。

总之,从整个短篇小说的结构而言,似乎由热闹的气氛构成:三位老处女为舞会做准备和谋划时的忙碌与兴奋、两姨妈见到外甥与外甥媳妇时的热烈问候、弗雷迪出人意料没喝醉的消息带给大家的惊喜、弗雷迪讲故事的兴奋劲儿和布朗先生的幽默风趣、男女配对跳舞的欢快气氛、朱莉娅姨妈的演唱带

给大家的快乐、马林斯太太对女婿女儿一家幸福生活的渲染、加布里埃尔演讲带给舞会的高潮、美食带来的热闹和享受、大家谈论音乐时的热烈、告别时的忙乱和嘈杂、回程时的笑话段子等等,除了玛丽弹奏乐曲时小小的不如意及加布里埃尔与爱佛丝小姐谈话时短暂的不愉快,无一不透露出舞会的热闹和欢快。但恰恰是小说结尾处才出现的马绕着雕像转圈这一嵌套文本,把前面的热闹和欢快“强硬”地拖入马绕雕像所转的闭环的圈圈中,使得前后两部分呈现出极大的张力,使得蠢马绕圈成为一面镜子,一面去伪存真的照妖镜,剥去每个人身上虚华雕饰的外衣,映照出掩藏于其下的空虚、停滞、懦弱、不分是非、不知亡国之恨的真相,照出前文中每一位生者生活中的“死亡”本质,似乎要逼迫所有生者的灵魂,包括《都柏林人》中其他短篇中的生者的灵魂,与那匹马的幽灵做下对比,问一问自己能不能比那个愚蠢的畜生精明一点。

参考文献:

- Baker, James R. 1969. Ibsen, Joyce and the Living-Dead [G]//James R. Baker and Thomas F. Staley. *James Joyce's Dubliner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 Billigheimer, Rachel V. 1988. The Living in Joyce's "The Dead" [J]. *CLA Journal*, 31(4): 472-483.
- Burke, Kenneth. 1972. Stages in "The Dead" [G]//Robert Scholes and A. WaltonLitz. *James Joyce, Dubliners: Text, Criticism and Notes*. New York: Viking.
- Doherty, Gerald. 1992. Undercover Stories: Hypodiegetic Narration in James Joyce's "Dubliners" [J].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2(1): 35-47.
- Ellmann, Richard. 1974. The Backgrounds of "The Dead" [G]//William M. Chace. *Joyc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Ghiselin, Brewster. 1969. The Unity of Dubliners [G]//James R. Baker and Thomas F. Staley. *James Joyce's Dubliner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 Goldberg, S. L. 1969. Virtues and Limitations [G]//James R. Baker and Thomas F. Staley. *James Joyce's Dubliner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 Ingersoll, Earl G. 2002. The Psychic Geography of Joyce's "Dubliners" [J]. *New Hibernia Review*, 6(4): 98-107.
- Joyce, James. 1959.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M]. London: Faber & Faber.
- Loomis, Chauncey C. 1972. Structure and Sympathy in Joyce's "The Dead" [G]//Robert Scholes and A. WaltonLitz. *James Joyce, Dubliners: Text, Criticism and Notes*. New York: Viking.
- Ryan, Barry. 2014. I'm Sick of My Country: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Joyce's "The Dead"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1(2): 166-68.
- Ryan, Barry. 2015. Pregnancy and Abjection in James Joyce's "The Dead" [J]. *Nordic Irish Studies* (14): 37-53.
- Tate, Allen. 1972. The Dead [G]//Robert Scholes and A. WaltonLitz. *James Joyce, Dubliners: Text, Criticism and Notes*. New York: Viking.
- Tindall, William York. 1962. *The Literary Symbol*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alzl, Florence L. 1966. Gabriel and Michael: The Conclusion of "The Dead" [J]. *James Joyce Quarterly*, 4(1): 17-31.
- Whelan, Kevin. 2002. The Memories of "The Dead" [J].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5(1): 59-97.
- 詹姆斯·乔伊斯. 2013. 都柏林人[M]. 王逢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文中只标明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On the Role of the Embedded Plot in *The Dead*

SHEN Fuying WANG Yi

Abstract: In *The Dead*, the embedded plot of the horse going around Billy King's statue highlight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ual paralysis of all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y is essentially self-confinement and stagnancy, and its concrete expression is

a closed circle of repetition constituted by those characters' meaningless busyness, vanity and pomposity in appearance, and its root cause is that the goals they pursue are completely wrong. This embedded plot not only underlines the essenc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spiritual death of the protagonist, but also at a symbolic level complements the essenc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spiritual death of all Dubliners in the short story, which are often ignored by readers. It not only helps readers to realize that the issue of individual life of all Dubliners can be raised to that of collective spiritual death of the Irish nation, but also concludes the whole collection with its rich thematic connotation.

Key words: *The Dead*; embedded plot; spiritual death; essence; role

责任编辑:肖谊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 2023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 征稿通知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 2023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承办。研讨会主题确定为“新文科、新范式:学科交叉与创新引领”,旨在研讨新文科背景下,新的学科范式为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所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与新挑战,探察在数字化、技术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现实语境中,如何推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和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贡献学科智慧。

会议在英汉语言对比、翻译研究及中西文化对比三大板块之下,设下列议题:

- | | |
|-------------------------|--------------------------|
| 1. “大翻译”与“大传播”研究(罗选民组稿) | 7. 语料库、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胡开宝组稿) |
| 2. 外语界面研究(董洪川组稿) | 8. 认知翻译研究(文旭组稿) |
| 3. 语言认知研究(王文斌组稿) | 9. 中华典籍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李正栓组稿) |
| 4. 话语研究(辛斌组稿) | 10. 英语诗歌研究(张跃军组稿) |
| 5. 生态语言学研究(黄国文组稿) | 11. 语言服务研究(司显柱组稿) |
| 6. 翻译史研究(张旭组稿) | 12. 分支机构专题论坛(各分支机构负责人组稿) |

会议语言为中文和英文,要求参会者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以前提交会议论文摘要或论文全文(大会学术委员会将在提交全文参会者中推选大会发言)(A4 纸,中文为五号,英文为 10.5 点,行距 1.5 倍),用 Word 文档发至大会组委会邮箱:cacsec2023@163.com。大会学术委员会将在 2023 年 6 月上旬召集各议题负责人集中对所有提交论文摘要进行匿名评议,并于 6 月下旬发出会议正式邀请函。

大会联络人:谢老师、熊老师、罗老师 联系电话:023-65090681 023-65385442

欢迎国内外学界同仁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3 年 2 月 18 日